四書說約

四書說約

范陽鹿善繼伯順甫著
門人張果中于度甫
陳　訓見伊甫訂

中庸卷之一

天命之謂章

人之所以與天地萬物相酧酢者喜怒哀樂也而喜怒哀樂所以干天地之和傷萬物之命者不中不和

也喜怒哀樂所以不中和者不依着天命之性也天地萬物皆為一體者天命之性也人所以不依着天命之性者自私自利之心也而自私自利之所以奪天性之權者在不睹不聞之地也人之不戒慎恐懼者以為隱微也君子之必慎者知其見顯也慎之者去其自私自利之念以復吾天地萬物一體之性也累性者去而性為主所以喜怒哀樂未發而不偏倚既發而不乖戾也不偏倚故可為千變萬化之根原

不乖戾故可為六通四關之作用也所以極其中和而天地萬物聯成一氣以位以育也〇人生來都抱着一點天地萬物一體的良心不離方寸函蓋乾坤這便是現在生成不費一毫人為的本體順而行之莫攙上後天意思便是道攙上意思便把道壞了故君子為天下教主只是修道道原不是須臾可離的東西而人之離道不是在見顯上纔離其失着處全在不睹不聞之中盖人心與天性爭權處全在此此

處不着實下手容賊在內我以爲隱微而容之渠得我一容遂逞其志天下之潰決汎濫不可收拾者即是此物君子眼明手快拚死力與他鏖戰務要斬盡殺絶者誠知道十分利害而不得不如此小心也人在見顯上怕君子在隱微上怕虧他具眼有這等會下手的人纔把私心掃淨扶起原有的天命坐了主位喜怒哀樂未發時那得偏倚既發時那得乖戾來夫未發難得的是不偏倚不偏倚則空洞之宇無感

不通再没有剩下的生活既發難得的是不乖戾不
乖戾則恰好之宜無應不妙再没有隔住的去處故
説個天地萬物恁様家廓恁様煩夥憑有神通也難
照管而致中和的君子却位之育之遊刃有餘看來
道原是生成的修道只是還他生成本體而得手處
妙不過慎獨人不可不省的本來面目把這樣夫大
的良心自巳不認尤不可不省的扼要工夫把這樣
天塌的處所自巳不怕

君子中庸章

中庸是率性的字號子思就孔子之言而揭以名書首章既把道的家當說了入手即緊提仲尼之論中庸而嚴相反之辨把這假道學說破而真聖賢之本色始見亟有意思○這小人他也自謂君子自謂中庸只是仲尼從旁以道眼看破纔說他是小人是反中庸此反字全從相似上分出觀時中無忌憚可見矣中庸原非鐵板死格良心在我隨感而應感無定

形則應無定法執定法以馭之心便不安心不安處即理未得也君子知中原無定在故隨時以處之變化雖有萬千總求個良心上過的去明白有個定盤針在那裏小人錯認了照依其不拘之用而不得其定盤之針遂做成個無忌憚這其間非真聖人怎能辨得且莫誇一雙道眼試想他辨別兩種是為甚麼更念他一片苦心○率性之謂道道原不是尋行數墨生活試學道者全要學時中而千變萬化原不是神

出鬼没心腸故學時中者全要防無忌憚〇君子時中倒還有形迹難解之處小人無忌憚倒似道理爛熟之時其所以差處只在心上君子求本心之安小人求私心之便〇孔子遇着假中庸圓轉反覆都持之有故言之成理把這無方所的妙道反資他不肖之心下一個三字考語曰無忌憚妙哉

中庸其至章

上節提破中庸名目赶出假道學扶起真宗主即接

次發揮這個中庸是個不可不能的東西從旁咨嗟慨嘆說盡世人所以不能的毛病挑選出幾個作家以現能字的本相直至惟聖者能之反覆說完能字是一小歇氣○至字不可說成難字上去是方圓之至人倫之至至意言其極好再不容增減也即大學之至善也此是天生成造就的一個恰好之理把家數做絕了然也只是孔夫子識得此貨此貨本身具足現前就是而人人違於覿面失於交臂個個賭聰

明賽力量以為能盡了世間好事而放着一個極好的命根反無人揪採先師橫眼一看上下五百年縱橫一萬里沒一個摸得着的可惜良田永為荒地煞甚慨嘆○道理原是天生成的不用人為却要人能

道之不行章

中庸雖至非孔子不認得他至民雖鮮能非孔子不識他鮮能為過為不及這便是鮮能的去處○知者就其所見以為道却不知是過了愚者就其所見以

為道却不知是不及了註中以道爲不足行等語要
善看○莫不飲食鮮能知味乃就過不及模様而讃
嘆之非又深一層也盖過者不及者道原未曾離他
只是偏錯認了○此等語純是要驚醒人反巳一觀
通身汗透有幾慖一生之悔纔是得這消息纔不負
孔子激切至意

道其不行章

天下事無非各行所知茫茫宇宙盡混當了如何得

道之行來夫子此語口裏嘆的是不行眼裏聽的是不明尋了個大智來與列位看重華一雙眼界也須得夫子認出

舜其大知章

當初舜之治民作用萬端無不深中事的肯綮是個行道的鼻祖而其所以能用中者蹻他善看出中來中原在民只是民自不會舜就日用尋嘗裡討出此中妙處全在執其兩端蓋問察所得惡的隱了而善

的也還有講如靠就那一個用便又非中故會在一處提衡斟酌討出中來而用之於民也都須得這樣總裁仲尼就賢不賢上尋文武之道便是這個活法

皆曰予知章

天下事雖說能知纔能行尤須能行纔算知知字兒不是無着對的怎憑口說憑說時個個智落天地把守來一考便說不去了故夫子話頭似說他不能守而主意是說他不能知要是真知自然能守繇不得

珍重子淵

回之為人章

守江山易守寸心難吾輩也明白有個良知在內而猛閒尚自徘徊忽馬漸打撒手力量兒偏出不來怎似復聖公拚死力護住到他心頭再沒個失落的理拳拳服膺極力刻畫○中庸原是人的性命顏子恁樣護持也只是個看的明白這纔不枉了擇乎中庸

○一善非繼善原一之說蓋隨時擇善一事有一事

之善也不然只擇了一坎守了一椿便了一生矣

天下國家章

過不及舉目滔滔舜與回千古寥寥孔夫子提衡世事把這個中庸放在當下仔細端詳見他把世間豪傑一一考倒遂喟然浩嘆這物事不是個可能的查他根蹤按他着落無非是命於天率於性發於喜怒哀樂傳於子臣弟友極平極嘗至易至簡不曾帶甚希奇古怪之形而以之觀人却無能者只為他規矩

天成用不得些子做作成色精美用不得些子攙和步步踏實使不得些子凌駕時時赶趁偷不得些子空閑饒你有材幹有氣節到這去處都用不着比量起來均天下辭爵禄蹈白刃這樣驚天動地的勾當倒還容易下個可字偏於淡淡中庸求個能者再不敢輕易下個可字○不可能全要活看戒懼慎獨便是能的路數只為比量上者故說不可能然說不可能意欲着人知此是天地間第一個難題目做得此

題纔是天地間第一個好手段別的都不打緊做了
來也不算強

子路問強章

中庸不可能能了中庸纔見好漢因子路問強畫出一個要強的真男子○四個矯字跟四個不字來衆人皆然我獨不○看人之不流的須是不和無倚的必不能立有道不勞失已而塞字難言無道亦知仗節而死字難言○吾人本來一點天性非不明明見

在然身世之交極難全而譲之於心直以達之於事四個不字有多少力量在到這去處一個人也靠不得一句話也說不得默默無言自為張主傍人也不曉得他的深淺他也不管人知與不知好强的向此處尋

素隱行怪章

吾輩為人一生着底尋個老脚只有天與的這一點本心是我家當自己牢牢跟住如行船掌舵直直到

底如射箭離弦我自顧自家性命除了這個縱奇奇
怪怪足博好異者之紹述而於我性命毫不相干這
一路是情不肯爲的即遵道而中廢者亦不知其何
解我的性命我自奉持一點眞精翩翩獨往即艱難
險阻怎容半點退怯單看君子上場依字極妙如人
着衣同起同止遯字極妙名姓鄉貫雖在世間而一
片精神竟跳出聲塵之外我儒家也有遯法不悔悔
字極妙血肉之身名心難冷初間雖不出口然實大

聲宏人就知他則落得做個人情要到其間真真不
見知口裏斷也不肯自露馬脚只怕意思間有個討
沒趣的來頭便叫做悔只一悔便把一場功行成灰
了學者到頭來極禁不得這個悔字到此不悔成色
纔足孔子於此說個唯聖者能之見得生活當如此
做把這生活定就是聖人本領示學者都當望此處
歸依非直謙巳也○遵道而行半塗而廢非三十年
前遵道三十年後中止也事事都遵道卻事事都廢

於半途從少至老都是如此所謂廢者不是便把初件事不做完只是把初間心不曾滿道字兒原不在事上論是指做事時良心說大要人初心都也要做人漸漸攙上別念遂把前念丟掉了細體會來此處有幾個能不攙轉念的要心裏自證不賭口强○只說中庸鮮能不可能唯聖者能却是嗔人不能歆人使能中庸的滋味只孔子能知他把這中庸尊起來極有機括真真木鐸

中庸卷之一終

四書說約

范陽鹿善繼伯順甫著

門人杜先芳開美甫

陳公定子才甫訂

中庸卷之二

君子之道章

中庸屬了君子把來箕做君子之道一向人以道為杳𡨋子思說破此道蟠天際地無處不是惟其所以

然則非有形聲安得當做冥杳的東西也費字極妙夫婦聖人天地總合上來發這個費字〇道者率性之謂也人或不能滿性之量性原是無所不包的學者莫把有字的道混猜只就當下睜開眼打總一看夫婦之所知能者何物道也不得謂此處為淺近而不足知能也聖人天地之所不知不能有憾者何物道也不得謂此處為迂緩而不必知能也以本性點檢起來宇宙間何物非性中物則何事非分內事何

處可不知可不能可有憾乎未一處無道而不可得
大莫載小莫破語妙天下矣○講道之費極透了因
引鳶魚之詩言此道之上下察而以君子造端夫婦
察乎天地結之察乎天地與上下察相呼吸言道是
如此故修道是如此從夫婦上做起直到至處天以
下地以上無一處非君子經綸之所充滿也○道在
人事上說天地間無非道者政無非人事也除了幹
旋人事那有察天地的法兒○從前說道指化育說

夫道無二道也分二儀行四時生百物天也所謂道之大原也着落在君子身上便全與天相似故曰君子之道君子怎會有道從率性來性者命於天即天之所以為天而人得之以為性也中庸一書說君子之道察天地配天地參天地盖吾之性即天之命茍本領與天一毫不相似便吽不得修道此章明說君子之道則單指化育說者於理何嘗不通特不似本文面目耳一章之中三提君子豈是無着落的○聖

人不知不能天地有憾雖於聖人天地無害然此處
話頭却不是無害之說如曰無害便是道所不在了
○從君子中庸至唯聖能之是責備人幹這一段生
活此章即緊接把這道的體段說破見是無所不包
的造端夫婦察乎天地便是以後各章的總話看後
面把天下事無鉅無細一一說到都是心上放不過
去的都是君子修道處

道不遠人章

盱衡宇内有聰明有力量自負為吾道中人者不可
勝數然按他下手處却不於自巳身上求一求不把
自巳差處改一改子臣弟友之間無非瞞心昧巳之
處寧着我負人不着人負我口裏講的極高身子行
的全欠全不老實着底一味浮誇到頭甚麽道兒跟
着你尼山老子把自巳行藏底本說與大衆勸他莫
把道字錯認了各按自巳身上求來一齊回首當下
便摸着道了道原就在人遠人不是道伐柯不遠畢

竟彼此之分猶有二形道不遠人即人是道原非二物治人以人改非即是忠恕就是良方不願勿施道即在我而忠恕之難也則人責人意多責巳則少愛巳意多愛人則少子臣弟友之間四個所求四個未能你看此處是受了那家病痛惟忠恕起來纔能治此病覺有餘覺不足帖心帖意把精神交付在這庸德庸言上兩不敢兩相顧朴實頭幹將去念念𦖋住自家絕没分毫走作這纔是為道的家數如今不從

此下手嫌庸德無奇另幹些起眼的物事於自已着底處有甚相干怎筭做道◎此章纔指破道之着落有尼悟道偈云盡日尋春不見春芒鞋踏遍隴頭雲歸來試拈梅花嗅春在枝頭已十分字字堪味◎孔子秘傳的忠恕為人打開吾輩於人倫日用中試一試看貫得去不◎下學上達此章即其註脚◎忠恕一味服在腹中消去許多不長進的凡心透出真氣當時百骨皆靈八荒我闥仙丹也

君子素位章

人生陷在苦海裏怨天尤人履危蹈險夫子看破他病痛只是個願外特與他一個跳苦海的法兒回頭有岸只是個行素只爲願外外由不得我遂受了他節制一生不得自在蓋外無底止得隴望蜀隨處有個外能有多少心力勾他張皇只一個行素使隨在是素當時即止惟求本分無虧自具海闊天空境界甚麽外兒能拐他看一眼兒不願外是極大的眼界

素位而行是極真的脚跟不有這樣脚踏實地的生活怎堵𢢽外面萬般可願之物耶故這四個行乎是滿拚心力在本分上無些子虧欠内省不疚何憂何懼故不管到甚樣所在他都一齊超脱自有得意為陵為援的情狀那得到此把人生最不能無的這個怨字他以正已無求之法徑自免了上下天人化衆生愁慘之象為快活之景看來命也原不是可力爭之物倖也原不是可嘗徼之事徼倖的不免弄險怎

如盡其在我聽其在天者之便宜也小人也是求受享的君子也是求受享的相提而論君子贏得做君子小人枉了做小人君子爲逍遥遊小人爲迷魂陣則會、受享的還是君子未引射來一比可見天下快活之境定從本分無歉中得之行有不得皆求諸巳似乎好自刻苦而俯仰無愧順逆可齊實是會自受用人生難必者感遇愁帽兒從有知識便戴上了他那受苦的根繇都從求樂上來不知本分之外無樂

地也孔子特特說破尋孔顏樂處從此下手

君子之道章

厭薄倫常不肯當事做的都是要為高遠的人物以為我輩雄壓一世另尋奇異生活纔得過人倫常忒卑忒邇豈是上達之人所可措手却不知除了日用倫常再無聖賢豪傑誰道不是卑邇而就其中着底做來帖心帖意自證自修務使最初元氣淋漓將去不許攙一分假鈔偷半點鬆閑便把自謂高遠的好

漢都遜了降書你看孔夫子這般高遠的人物庸德
庸言兩不敢兩相顧自愧未能是甚樣緣繇故令與
諸公從長計議天地間甚麼高惟卑是高甚麼遠惟
邇是遠眞眞要有高遠之志的只得把全力交付在
庸行上君子一生只是卑邇便是會登高行遠的作
家所謂下學而上達也以刑于友愛而順父母目前
便是高遠之實底莫另補高遠

鬼神之爲章

鬼神者陰陽也陰陽非二氣就此氣之伸爲陽就此氣之屈爲陰也伸者伸其屈屈者所以伸有伸無屈併無可伸此一靜觀而自得者也故屈伸者即呼吸也在一歲爲寒暑在一日爲晦明在一息爲呼吸一氣呼吸如環無端所以不窮也一環爲二氣二氣爲五行窮天馨地無一物非陰陽之所鼓鑄其貌其情其作其止其生其死皆非物所能自爲也此陰陽之理無形故視不見無聲故聽不聞而萬形萬聲惟所

袞蓋萬物未有離陰陽而自為一物即一物未有離陰陽而自為終始故曰體物而不可遺也大要天地間原無者自不能使之有鬼神不見不聞似淪於無却原是極實的一段至理默默之中自為運用故發皇昭著眞實如此所謂誠之不可揜也○鬼神何心而曰誠者指其理之純然無貳言也獨陰不生獨陽不長一氣呼吸純是一團生意為主無半星兒不生之意攙和遂上下四方往古來今總呼吸於一氣之

中全沒滲漏所謂其為物不貳則其生物不測也○莫𥘉祭祀之鬼神鬼神指陰陽說纔體物不遺如各家當祭之鬼神怎做得此事又安能使天下之人皆祭祀也○此章論鬼神何意也寔直欲人知鬼神情狀耶鬼神者天也天命為性率性為道一而已矣大的無邊本領只從不貳中出人的廣大神通必從一誠中得莫要離方寸真根而求作用也誠字兜是中庸筋骨前論忠恕慥慥已露其端因論天地間大作

用都自此立命遡鬼神之德發揮源流把誠字明點出來后論舜文周孔經綸制作自孝親以達於治國精布神流無處不到所謂體物不遺也而莫非其真性所不能自已所謂誠不可揜也其後把覆物載物成物歸諸至誠之配天地而以天所以為天聖所以為聖總結之明是此章註疏故曰質諸鬼神而無疑知天也

舜其大孝章

第一節總德尊富享保占盡人間盛美說他是個大
孝把這事情做一個案而下斷之拿出德來立起爲
祿位名壽之主都用必得二字說這福分不是偶逢
倖值之物蓋非人之能必於天乃天之原自有必也
因材而篤栽培傾覆天原有個必然此嘉樂之詩咏
君子宜民宜人之德而即繼以申命自天也繇此看
來莫道天不可問如有大德無不受命之理篇中幾
個必字說的堅確此是孔夫子的莫數〇要知孔子

說這段話是甚麽意思不止熙格局推命運乃教人宇宙在手的消息重瞳子也無四目兩口一般是個人兒只憑着一點足色的心腸遂把天吽的應撥的轉祿位名壽即拱揖辭之而不能乃知人巴巴的盼天以福而天不與天巴巴的盼人以德而人不爲兩壁廂是誰負誰○大德大字要看孔子認得舜的本領這眼力難與別人孔子生平最得意的一個聖賢從好古敏求中得其底本○三槐堂銘翻弄可必不

可必從此章必字中出必字豈是輕易下的聖人自無誑語○大德之必受命者非獨和氣致祥感應陰隲之說也德是何物大是何境德者性也萬物一體者也天好生必欲舉其所生之物底於各遂而人有好生如天者天安得不命之此嘗理也特患德不大耳小善小補攬不起全盤勾當而亦欲受命便不可必觀詩論令德以宜民宜人說其着底可見

無憂者其章

此章意從武周起見他兩位事體幹得好因步步推上去說把他先人之心一一體到雖規模制作與先人大不同而其實是先人之所必不容已者特未至此時不容先設是心耳作意不重特畧伴起無憂二字想其受用是孔子從後看他說他便宜而非文王自以為無憂也視民如傷望道未見何嘗弛然自釋乎要善看○武王有天下而曰不失顯名好處全在此便見得到此時天下有了不為過不然何以為述

之也將把文王說不妙了武王巳是能述而未受命
未及制禮又有周公一總把文武之德發揮曲盡看
他追王上祀以至達爲祭禮喪服使天下無一人不
得遂其心都都是從體貼先人之意做來的夫子按
本朝掌故一一玩味見得是善成先德特此說破○
如武如周人以爲幹各人之事孔子以爲體先人之
心此便是時中消息今把文武周公名色諸侯天子
規模後先世數先景一總化郤不立通融一看妙哉

此性千變萬化而不可窮大哉此性達天貫地而不可遺人只要把這點地方令他足色便是會萬古於一息合六合爲同堂的一個宇宙大總管切莫把自家看的小了

武王周公章

第一節起個關目都是就後面事起的第二節把孝字義理講明極有機括第三節說敬其所尊第四節說愛其所親第五節總摸寫其意收完孝字第六節

因宗廟談郊社而論其義之可以治國最有意味○孝而曰達即以兩善字作解蓋孝先人者便只在先人一身上已然之志事求便不叫做達便不得為孝之至今武周之孝却在祖宗與子孫臣庶上着精神即先王當時未必有此志事而到今日則必不能已因一一體到而為之措處修也陳也設也薦也皆先人之所必欲修陳設薦也序昭穆辨貴賤辨賢逮賤序齒皆先人之所必欲序欲辨欲逮也曲折條理無

一處不到無一混淆之事體鬱抑之人心一通看來
位禮樂在武周者即猶然其先人者也念念在先人
而事事在祖宗子孫臣庶即先人既往而事之者如
在真所謂孝之至也說到此處達孝意可完因而合
併事上帝之禮併論之推此義之可以治國蓋事上
帝必欲當上帝之心而後爲事萬民萬物上帝所生
吾使之一有不遂可爲事乎祀先人必欲當先人之
心而後爲祀子孫臣庶先人所遺吾使之一有失所

可為祀乎故報本之念誠真則彌綸之事自廣窮天
際地無一處非仁孝之心所灌注也堯舜之道孝弟
而已自足極的確之理要信得及○寸心真篤六合
充周於此識得性體中庸大旨不外此

中庸卷之二終

四書說約

范陽鹿善繼伯順甫著
門人杜　越君異甫
袁士美寶甫甫訂

中庸卷之三

哀公問政章

哀公問的是為政孔子告的是做人說為政便撲在天下國家上求治說做人便撲在己身上求修文武

治成周人以為治天下國家也纖老脚的只說他是修身蓋身不在人外也治不在修外也修身只是誠身也誠身在於明善也這生活不靠天的稟賦只盡己的擇執以千百當十一自化愚柔為明强莫謂文武之政為可徒舉亦莫謂文武之人為難再做也有了這道即有這人有了這人即有這政看來誠之一字原是籠天蓋地真消息擇執之功原是脫胎換骨真路數孔子此章直要把哀公活活的變成文武○

哀公剛開口求個治人的法夫子就把他祖宗之法說起吽他須做祖宗般一個人如無那般人那政只好終日扮演套數耳前兩節是通章肯綮人存政舉四字大意已盡一連說到知人知天總在哀公身上緊緊搜尋教他急把此身放在名教中而親親尊賢為等為殺上心着意莫當做可緩可急的生活是下手先把哀公帖身幇住不許躱閃然啟其端未竟其說指其大未究其全因欵叚從頭臚列件件套在身

上又知他氣稟愚柔說破做人老脚打起精神轉凡為聖文武只在覿面間矣五達道是不容自外的規矩三達德是行道的本領一誠是達德的實際以實際的本領去做那天建地設的規矩即資稟異難易殊而到得成時同登聖果故不患不能智仁勇只患不好學力行知耻耳知此三近則達德實際在我而吾身規矩何難實踐此原止叫做知所以修身而身於何憑修於何傳治人勾當一通在此天下國家裝

入囊中矣那有為政不在做人上的道理試把九經一一列開效皆實效事皆實事離了一誠何處討九經下落故只要實能了三德便自活拉出九經天下事如沒有個先停當的把柄臨時穀急求幹得去那有此理治民獲上信友順親遞相遡來全要個反身之誠誠之為物雖肫然一點不見甚麼多端而達天貫地無處不透天下事最當前定的莫過此一着而人之不誠非是好為詐偽只是不醒吾性的本體性

命於天粹然至善原不容僞誠者天之道誠之者人之道未能不思而以擇善未能不勉而以固執弗能弗措已百已千此道果能愚柔自破活活的一個文武出來何政之不舉哉每說氣質可變處精神抖數末用兩個必字豈是誑語○先說政舉在人存次說人存的道理不有孔子之言誰知爲政在修身又誰知聖人可學而至○前邊所以行之者一也與後邊相呼應許多所以字亦相呑吐中間九個是前三個

之花名後一個之實地非於九之外另有所謂一也

○此章字眼繁人若其太雜階級多人若其不貫然融會其意則一篇文勢有呼有應或行或轉若斷實續或撒或總若離實合精神極鼓舞步驟極跌宕只活看便得若執煞字義狃定畦徑便不能通○天下之達道五突然發論不順接上節而其細開五三一實遠接修身以道修道以仁脉來修道之要一言之曰仁三言之曰智仁勇一不少三非多也三莫非一

也又復歸智仁勇於誠誠非加於智仁勇不誠不成其為智仁勇也誠即智仁勇之實地智仁勇即誠之花名也近三德即近所謂一也一真為主萬境皆通身即於此修而天下國家即於此治也歷指九經之事何莫非一真之所貫徹也蓋天下事未有主宰不前定而可應用者言事行道莫不皆然彼不誠者自困之術也故誠之為物最為要緊即天道不可及而人道當自盡苦盡其所以求誠者而誠自在也明即

智也强即勇也明且强即仁也三近與博學五椿非
重也前其略而此詳之也九經不在五達道外也博
學五椿亦不在九經外也倫外無事也事外無學也
○吾人内照原有個現成文武在此只為自誘愚柔
把自巳面目埋没了若忽然奮迅用擇執百倍之功
本來文武面目頓露可想孔子當日對君神采滿座
飛花矣○親親有殺尊賢有等豈是人為原是天然
自有的分別吾輩就中看出自然而然之故便信道

之大原出於天○達道達德俱用達字都是天下同有的規矩同具的才情君雖尊跳不出道去質雖庸減不了性根○所以行之者一也言此達德之所以行達道者眞實而無偽也註解自明○凡事豫一節泛為統論以起下文獲上信友順親都以誠為主非獨順親也論誠而以順親起手此有至意不可不察蓋人之不誠先被於親故天下無一箇能順親的人也至邇至卑而高遠誰及之者不誠由不明善者蓋

不誠者詐為善也詐為善者不知善為性體原極真而不容偽也

自誠明章

意原㨗上章重明誠一邊說自然誠者既不可多得終不然為資禀所制把這件事便讓他罷我自有一條路數做將去直令斗轉星迴是這個明字着實明起來自無不誠之理雖比自誠明者費些力氣到得能誠與彼何別他也是誠明兩字我也是誠明兩字

只是自法究略有後先耳但得全會何論後先子思此語吹起普天下做聖人的精神從今後再不乞靈造物了○人只為不誠便弄出許多糊塗勾當又只為不明便安了許多詐偽心腸看從來神奸巨滑萬樣機變也是個從不明白上起

唯天下至誠章

性者人所得於天而以為心者也天地萬物通為一體本來面目原如此特人被私欲夾雜不能盡耳性

之體既包天地人物則性之盡就在天地人物上下手不能盡人物參天地不叫做盡性故説個能盡其性便是把人物盡天地參了非曰既把性先盡完而後去盡人物參天地也論實地只在人物上是下手處非於盡人物之外又有個參天地也參天地在贊化育上天地能與人物以性而不能盡人物之性便是化育所不及處向非至誠的出來則人物有性終難自盡隨時隨處都溷淆敗壞不成個世界便是化

育窮了幸得盡性的聖人一點真精貫徹三界盡人
盡物使天地成了全功虧他虧他雖是個七尺之軀
真真與天地門當戶對並列無慙誰知我這徑寸中
藏着個通天徹地的神通自不提起憧憧伎倆有多
大乾坤○天地間一處沒有聖人便臭街爛巷你只
靜中觀萬物看他位置其妥當處虧了誰不止一時
盡性萬萬世人物都是賴當初聖人過活即聖人既
往聖人制度浸微而到底有壞不盡的大綱○人性

原是極善的只禁不起一個不誠試自體驗仁義禮智誰不備具只一個念頭不真便都成了虛應故事非盡性之難至誠之難也

其次致曲章

合下至誠自不易得尋了個學至誠的訣竅只在致曲偶露之明人所皆有只是自不保認都錯過了下個致字有許多力氣在就一隙中透出天光即奮力務要達出機動則引而日長竅閉則迎而輒解莫小

看這個曲此曲實實的能有誠也一腔實意出身加民推準達化便把天地間萬民萬物無不呼吸於一氣之中到得能化至誠何以加焉現有這條路數快快來尋○曲在人物應感時露故致在接人待物上致發越光輝感動變化都從一隙之明擴充出來

至誠之道章

前知兩字要看到中用處蓋經世理物的人日日都有當行當止爲甚麽至誠當事其所行所止偏與人

別從旁看來一向都把禍福歸在數上以爲鬼神所操人無奈何偏遇着至誠之手轉禍爲福恰似鬼神聽他驅使的則惟至誠之道可以前知故也禎祥妖孽蓍龜四體似亦禍福之先幾而已居其後矣至誠不俟此而後知也直於其善不善先知之耳當善不善時絶未有禍福消息而至誠於初分之界洞見其微預先下手禍福之權不爲鬼神用而爲至誠用矣謂曰如神真個不謊○善不善若寫在紙上誰不曉

得只在當身起念時便有許多情識齊來遮蔽不爲人對面成迷了故須是一點雜念没有的纔徹底照見除了至誠何處討這傻慧眼○天下萬事都屬後着只一個善字居先人之性也天之所以爲天也依之則吉悖之則凶使此理戓爽則天地亦壞矣黄山谷大算數從此套出

誠者自成章

此章就誠之一字譯其關攝按其着落說這東西是

人之所以自成的而自之作用一總在物上那自成不是自成已而已所以成物也人把物我分了內外遂欲離成物以為自成夫形有外內而性無外內誠者出來性體全現把外內合了故千感萬應無處不宜看通章意味重成物說怕人不醒的自成又怕人把自成當做成已而已把栖在已着落在物離却一體萬物再沒有自成的法兒○自成字下得極懇說形色全備莫不得人之一點真心是自家完結的東西

自道字即跟自成下出自家勾當為誰勤渠待誰央浼少不得自家上際○自之為自原備萬物一物置於度外則已一處有缺而物之徹始徹終都要這一點實心如無實心則都是虛套了故曰無物我既不可使一物不備安得不盡求誠的工夫○至公至明原是本性只為不誠遂不公不明了不公不明故以已為內與物不相干以物為外與已不相干外內不合所以自私自利而不顧萬物之安危幹出來都是

没天理的事怎麽得好今說個誠者便仁了智了仁智現而外內合不肯以己爲與物不相干物與己不相干隨處泛應都是一體萬物的心腸怎得有一措不宜〇仁智是一個仁的心即是智的心子思說仁也智也是把歸一處話故緊頂性之德三句時措之宜專在成物上說智處正是仁處也後儒乃當作分開看遂把成己成物也分了豈不大差然仁也智也二句不合上下文看鮮不當做分開的話〇樊遲問

知人一章機可參觀

至誠無息章

上章說誠者非自成已所以成物此發揮成物之詳直比天地見得誠字是天地之根無邊作用總不外此天向一中分造化人從心上起經綸君子求誠者求其與天地相似也○先從至誠說他博厚高明悠久之業舉萬物載之覆之成之直與天地相配一誠所致自然如此因接論天地之道以不貳為不測博

厚高明悠久而萬物覆載功用無邊可見要覆載萬物須得博厚高明悠久要博厚高明悠久須得一誠此不易之根宗也意既已明復以詩論天命文王者合攏束之兩個所以字明點訣竅純亦不已亦字明會根原人人自有個同天的路數在反求之耳〇天下事是真的不滅是假的易息應接萬物誰没些恩情只為念頭有了攙和不是真實惻怛的精神便半公半私時作時止怎得純嘗總然極力支撐着意照

管滋味兒只見薄邊幅兒只見窄氣宇兒只見卑光景兒只見暗條理兒只見忙亂氣脉兒只見短促如何載得物覆得物成得物怎麽比得天地只一個至誠出來滿腔真意隨處淋漓普天蓋地總歸大冶之中容執敬別血氣尊親便是此節的條件子思每說至誠必到配天不嫌重復見理之當然原非誇大也吾輩須於這一步消息要當真認一認便見吾心非小具足天地只辦一片至誠心把萬物都覆載成於

此中豈非妙事〇不貳者一也天地好生徹頭徹尾只是好生再沒有不好生的一毫來隔斷則本來如何到底只如何沒有別個更端故曰其爲物不貳人雖禀天命以爲心而不能不攙別念一攙便貳了誠者還其不貳之體也人只說天地功用不可比擬不知只患根本不如天的根本天的功用從根本中出我有了他那根本便有他那功用

中庸卷之三終

四書説約

范陽鹿善繼伯順甫著
門人杜　越君玄甫
孫立雅君建甫訂

中庸卷之四

大哉聖人章

聖人之道就指禮儀威儀説發育峻極就是這禮蓋禮者世教也所謂名教也如無此禮則三綱不立九

法不章萬物相賊殺矣如今萬物各生各遂都是這禮維持所謂裁成萬物輔相天地也峻極於天言自天以下都是禮充塞就指發育萬物說非對也這大道是聖人制的要行這道還得這人茍無至德至道不凝矣德者一點天理良心所謂性也聖人這道是從這性上制出你看三千三百都是良心之自然而然不得不然的則德性是道的根本君子要凝道便望着道之根本上着工夫故尊起德性來不會尊須

要學不知尊須要問這學問工夫着實幹去把心要
廣大着寬廣廓大原是本性狹小是人自着私欲束
縛了故要致廣大然廣大原不是離了日用儀節的
如嫌倫嘗為小節而任意疎畧則一事打點不到便
是德性的一塊破綻求廣大越不廣大了故致廣大
要盡精微於倫嘗中事事物物都要盡心不使一處
疎略便是致廣大的法兒把心要高明着超脫透朗
原是本心卑暗是人自着私欲錮蔽了故要極高明

然高明原不是離了平常坦易的如嫌當道為無奇而專意放曠則一事不踏實地便是德性的一塊虧欠求高明越不高明了故極高明要道中庸於倫常中椿椿件件都要平實不使一處放曠此便是極高明的法兒温故便指致盡極道的工夫說這工夫終身以之終日去幹那有遍數體驗既熟識見日進把道之根原漸漸看的親切了這便是知新既看破道之根原禮儀威儀上一些粉飾也用不着只是盡這

一點極誠實的心這便是敦厚以崇禮崇者有這實心纔成了禮了把禮纔掀起來使立於天地之間不如一向之淩夷衰微也這便是德至了便就做道凝了是故為上不驕為下不倍有道足與無道足容何也人不能行聖人之道都是好逞意見不知尊德性的人凡事只要上遠却不下學以倫常日用為粗淺故離却精微以求廣大離却中庸以求高明終日求新奇而終身不能見道處處無有真實而事事敗壞

名教他為上便意傲不能下為下便技癢不能忍有道時不能欺世無道時偏足招災君子以問學尊德性凡事都不是憑意見的廣大以精微而致高明以中庸而極識見生於溫故之餘經曲振於真實之內怎的得驕怎的得倍怎不足興怎不足容詩上說明理省事的人能保其身上而驕也下而倍也見棄於有道也不免於無道也都是不能保身君子以問學尊德性便是明哲上下治亂無處不可便是保身、

愚而好自章

為下不倍是個題此便是做此題文字以仲尼之言立案中間發揮極透還以仲尼之事為証○三端指之曰禮度文二字包之曰禮樂十字總之曰禮○此等文字極有吞吐大凡為下而倍的都是恃這自家本領足以制作不知制禮作樂雖本於德而這個權柄非無位者所敢也不是天子議不得禮制不得度考不得文今天下那有一個自已行事的則作禮樂

不止有德全要有位任你通天本領位不在我不敢作也試觀孔子是何等抱負豈不能斟酌千古另立規矩只爲無位只得束手

王天下有章

重在善上善自然是從的除了無徵不尊兩樣那有不從之理故君子之道從自家德性章爲庶民功令是極善的三王后聖天地鬼神都是可通的此四句特說他制作之善鬼神后聖疑於不可知然以理通

之原可不疑不惑非虛詞也這樣的善制作如何不能使民信從乎萬世取法何況當時可見人心之信從不是可强的只要個善要不是這樣善民斷不從未有不如此卑指善說○三王后聖天地鬼神都是一個理天下外不了一個理理外不了一個心你看一點良心之以為自然而然不得不然的便是天地之所以為天地鬼神之所以為鬼神三王之所以為三王后聖之所以為后聖然文法吞吐不為三王后

聖天地鬼神只為民從說看通章要認的主不然一句、一個理不成中庸

仲尼祖述章

中庸一書講法天象地學術於首章之下提出仲尼以後種種雜引其言發揮妙旨把帝王天地一一說到歸一處以發明莫載莫破察乎天地之旨臨後總這些道理一統歸在仲尼身上教萬世下共來認這個全會的教主〇總此命於天率於性的東西堯舜

立其宗文武巳其指與天時同條舒與水土同流止
仲尼生來全全領會真是堯舜嫡傳文武護法關
在手行止生心論他這一點神通真是廣大除了天
地誰可譬他然看譬如字則無不覆載錯行代明都
就夫子妙處而一一比擬非空論也並育不相害並
行不相悖就指這四句說他妙用而却歸在德上曰
天地之所以為大者即此物此志也故看聖人要在
道上看便無邊岸無方體神出鬼沒不可踪跡在德

上尋便舉念而得德只是一個小處是支派大處是本原從支派看他分明都是本原中原無窮竭大德不可見天根在此○末節口氣緊頂譬如說則明是指仲尼並育不相害並行不相悖要看出時中來二句亦一事非板開者須想道並行必相悖的緣故夫子本領全於此見奇只是個活道非死道耳這個活道從大德生聖人這道撻法便是天地的撻法玩所以為字與此字則末節原是說仲尼的所以大非徒於

言外見意

唯天下至聖章

從來說本領縱極廣大到天字跟前不免畧讓一頭地子思開口動說配天也知道信不及的必以為言大而誇遂把天下至聖的本領一一詳細刻畫出來真真配得過〇天以下凡有血氣無一個不靠至聖作主這南面的所在不是容易坐的有一件本領費巴結便厭不得民心有一處不饜民心便臨他不起

聰明睿知的資格纔做得這臨字的生活容執敬別總是臨的物料幾個足以有極耐咀嚼蓋誰不知容執敬別是臨民必用只為天下忒大都靠一人只就容一邊試看無近無遠無寡無衆無久無暫順者逆者善者惡者都要我容不管好容不好容這其間縱是大慈悲的也喫萬般情狀刺鬧極了看看的容不將去全於這處看本領寬裕溫柔四個字極力畫出容人的體段憑你多少寥廓境界没有包不過來的

憑你多少長短情形沒有耐不過去的發强剛毅齋莊中正文理密察字字勘磨何等趣味真真的足執足敬足别至誠的本領只在此節最重有了這些足以真是無涯際無窮竭從天淵爲時出把萬民的身家性命筭計云爲都綽綽有餘的包在裏面你且看個個受其容執敬别之作用是何等恩澤自非病狂豈有不敬信悦之理窮天壄地凡有血氣莫不尊親説個配天端的不誑○把天下總呼吸於一氣之中

纔得受用而呼吸之法不越本性此章是天下之大本的花名配天的註脚

惟天下至誠章

中庸到此將完總把至誠能事收一收括天下大事於真心實意之中因把他本體刻畫一番而歸其知於達天德者隱隱逗下章衣錦尚絅便可接的去下章論入德工夫至於與無聲無臭之天載同體便是達天德者德是天命之性容不得一毫人心攙和故

曰天德入德者從闇然措手把人心去盡便與天同體故曰達天德〇大經原不是該有差錯的大本原不是該着倒塌的化育原不是該無關攝的自有倫嘗自不去料理自有實藏自不去培植自有干涉自不去知會想起來喫了那般的病痛只是個心田不真實而已唯天下至誠能得此事須把良心提起就天地間事物一一實落體驗便見此消息倚字借力之謂至誠者一點生意淋漓布護函天蓋地作用無

邊自然如此焉有所倚這生活越有倚越做不得○知化育乃指他經濟盡人盡物實事而名之曰知如知孝知弟之知未有不就已能之事而虛加以知者也○人以虛名係籍聖賢者也都各有些恩情所謂其仁特實意不至算不得肫肫也都各有些抱負所謂其淵特實意不至算不得淵淵也都各有個乾坤所謂其天特實意不至算不得浩浩今至誠經綸立本知化再沒有看的透清處使的露底處撐的破邊

處故曰肫肫淵淵浩浩○茍不固口氣緊接其仁其淵其天此原是不可不知的然非聰明聖知達天德者其誰能知分明以達天德望人○中庸每論知字都活猶言所謂省的也如此看此知字纔中用若止說個非聖人不能知聖人便把其次資性的都拒住了大非語意死詮上智作甚麽用○中庸或言性或言天或言德德即天之所以為天而命之為人性者故又曰天德仲尼本領說小德川流大德敦化緊頂

此二章原有相跟互見之意德只是一個容執敬別總是一德而異名經綸立本是一樁事而兩名之大德無名名之曰天德惟至誠為能盡性而非明善何以誠身達天德只是明善不達德何以入德德是天命之性其功用在天下其本體在獨知天的本領也是無聲無臭故達天德者在人所不見處着意這是聰明聖知的人大凡的然者都是糊塗〇前章聰明睿知聯仁義禮智就是這句話至誠外無至聖也

衣錦尚絅章

大凡臨民出治的也都講德但把德望着顯上去做表暴了許多好腔調到底民越不理夫德全不在顯上越顯起來越與德遠了衣錦尚絅正是不欲往外炫燿只求美在其中也往裏斂的闇然日章往外炫的的然日亡蓋內斂的是實外炫的是假也君子純是內實全不外假外若淡泊而趣味在其中外若朴畧而經緯在其中外若混沌而辨別在其中　知遠必

由於近知風必有所自遂知微即是顯而德於是可入矣知微之顯便圖顯於微不去外邊彌縫專向自家隱㸃默默內省只要個本心自慊君子所不可及全在這人所不見之地夫動也言也人所見也在人所見上塗抹便待動纔飾敬待言纔飾信萬民之前色莊屋漏之處𧵍愧在人所不見處修持其敬不待動其信不待言離萬民而若對顧屋漏以何慚夫動而后敬的那個敬敬非真心動是故事言而后信的

那個信信非實意言是虛聲是一味粧點一味牢籠
即賞與怒而民之不勸不威自若不動而敬的這個
敬敬是真心動是實事不言而信的這個信信是實
意言非虛聲是何等德意何等恩澤即不賞與怒而
民之勸威自神若是乎從微入德者之能化民也惟
德不顯百辟其刑詩人知德者也是故君子平天下
全在不顯上幹只篤恭而天下平矣德只是要不顯
不顯之德方能化民畧畧顯些德便不至故聲色不

大還是顯德輶如毛還是顯須如上天之載無聲無臭此德方至大約天之日章者以天之闇然也無聲無臭便是天的闇然修德者到無聲無臭地位與天一般其德方是至則化民者安得就顯上求德哉

中庸卷之四終